

“其实说句实在话，我现在真的不想参加什么模范评比，我还有六年就要退休了，我就想把所有时间用在我教师生涯的最后一届毕业班上。”熟悉王友碧的人都知道，王老师最不愿意接受媒体采访。12月18日，《重庆日报》公布2025年度“感动重庆十大人物”入选名单，云阳县彭咏梧小学教师王友碧赫然在列。这位2024年获评“全国模范教师”、受到习近平总书记亲切接见的乡村教师，用31年光阴、四个沉甸甸的背篓，在云阳县红狮镇的深山峡谷间，为2300多名山里娃铺就了一条通往希望的道路。



王友碧与学生共读《之江新语》

### 第一个背篓，背砖背瓦

#### 背起大山的希望

1994年，22岁的王友碧嫁进红狮镇石宝村。每天看着孩子们背着书包，在悬崖峭壁间往返数小时求学，稚嫩的脸颊上满是赶路的疲惫，她的心像被针扎一样疼。“娃们想读书，不能让环境困住他们。”在家人支持和政策扶持下，王友碧把婆婆的旧瓦房收拾出来当教室，成了一名民办教师。

开学那天，42个孩子挤在简陋的屋里，土墙斑驳脱落，屋顶漏着光，砖头垒起的课桌一摇一晃，窗户被风吹得“吱呀”作响。可孩子们的眼睛亮得像山里的星星，带着对知识的渴望，怯生生地望着她。那一刻，王友碧在心里立下誓言：一定要给孩子们建一间结实、明亮的教室。

校舍扩建的日子，恰逢王友碧怀孕七个月。白天，她站在讲台上上课；夜晚，就和出诊归来的丈夫借着煤油灯

的微光挖地基、拌砂浆。一场暴雨突然袭来，刚刚砌好的土墙被冲垮，看着满地狼藉，王友碧抹掉脸上的雨水，咬了咬牙：“不能停！”她挺着孕肚，和丈夫一起背起背篓，沿着布满荆棘的山路往山上运砂石、水泥和木料。烈日烤得山路发烫，粗糙的篾条勒进肩膀，疼得钻心，每走一步都费尽全力。路边，孩子们挥舞着小手喊着“王老师加油”，那清脆的声音，成了她最有力的支撑。有人问她“值得吗”，她望着孩子们的笑脸，轻声说：“学生们能有好教室，咋能不值？”

新校舍落成那天，王友碧的第一个孩子呱呱坠地。孩子们的欢呼雀跃声，伴着婴儿的啼哭，在大山里久久回荡，成了她这辈子听过最动听的声音。这间用背篓一趟趟“背”出来的教室，从此成了大山里最温暖的求学港湾。

### 第二个背篓，背粮背书

#### 托起明天的朝阳

石宝村校坐落在山梁上的窝窝里，四周峰峦叠嶂，沟壑纵横，当地人流传着“石宝窝，石宝窝，当门一面坡，风吹石头到处梭”的说法。山路艰险，孩子们每周才能回家一次，米、面、生活用品都得自己扛上山。

从1994年起，每个星期天，王友碧都会组织教师和高年级学生，分成两路，到山脚下的溪沟边、最险峻的悬崖路段，接应低年级的孩子。她和老师们背着孩子们的粮食、行李，小心翼翼地走在窄窄的山路上，一步一挪地把娃们护送到学校。这一坚持，就是16年。16年间，她累计接应学生8000余人次，走了1.2万公里山路，从没让一个孩子在上学期路上出意外。

1998年那个暴雨夜，王友碧至今难忘。那天她背着150斤新教材回校，半路遇上山洪，只能躲进山洞避雨。高烧让她意识模糊，雷声震得山洞嗡嗡作响，冰冷的雨水顺着洞壁往下淌，打湿了她的衣衫。她死死抱住背篓，把课本紧紧护在怀里，仿佛那是稀世珍宝。黑暗中，她想起了班里的

学生：父母早逝，把粪便拉在裤裆里不敢说的海清，是她用背篓接来学校，忍着孕吐在月光下一遍遍帮他擦洗；因长虱子被同学嘲笑、扑进她怀里哭的杜梅，是她一边给她洗头一边教她讲卫生；还有回答问题紧张得口吃、总低着头的小梁……想着这些孩子，她浑身就有了力气。“课本必须要送到学校，娃们等着上课呢！”凭着一股韧劲，她最终顶着暴雨走出山洞，把完好的教材送到了学校。

那些年，为了接送孩子、运送物资、背书背粮食，王友碧摔过跤、受过伤，熬过无数个不眠之夜；为了给学校招老师，她淋过雨、挨过饿，甚至骑车出行出过车祸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2000年毕业考试，石宝村小42名学生中40人考上了片区最好的红狮中学。消息传开，周边乡镇的孩子纷纷来求学。王友碧又带着大家，用背篓一趟趟运材料，建起了一栋四楼一底的教学楼。最鼎盛时，学校容纳了近800名住校生，看着孩子们在明亮的教室里读书，王友碧觉得，所有的辛苦都值得了。

# 大山深处的教育守望者王友碧 四个背篓，三十一年

### 第三个背篓，背砂背砾

#### 架起未来的云梯

2003年夏天，第四届学生毕业，王友碧和丈夫看着孩子们依然要走艰险山路求学，心里很不是滋味。“得修一条路，让娃们上学更安全、更省事。”夫妻俩一拍即合，决定修一条从学校通到山脚的路。

租来的挖机轰隆作响，一点点啃噬着坚硬的山岩。王友碧和丈夫戴着草帽，跟在挖机后面平整路面。七月的太阳毒得能晒化石头，她蹲着挖边沟时，鼻血突然“滴答滴答”落在土里。那天，她中暑了三次，丈夫把山里采的薄荷叶嚼碎了敷在她额头上，稍微缓过来，她又接着干。

为了省钱，挖机只负责主体开挖，清理边沟、填铺路面这些活儿，全靠人工。王友碧和丈夫背着背篓运砂石，钢钎凿开岩层时，虎口震得开裂，血迹染红了麻布手套；胶鞋磨破了，就垫上山里采的棕榈叶；收工后，摘几把青蒿煮一锅水，就是最管用的解暑药。

最难的是山湾拐角处的巨石群，挖机的机械臂够不着，王友碧和丈夫就抡着铁

锤凿，一干就到深夜。手掌肿得握不住筷子，丈夫把玉米糊摊凉在铝饭盒盖上，两人像孩子一样低头舔着吃。月光下，他们佝偻的身影映在岩壁上，仿佛和大山融为一体。

这条3公里长的路，比计划提前两年通车。没人知道，路基里嵌着多少带血丝的碎石；没人知道，修建过程中他们吃了多少苦。但王友碧清楚，那些被烈日晒脱皮的脊梁，那些就着月光喝下的青蒿水，都化作了孩子们走出大山的云梯。

1994年到2006年的12年间，王友碧磨破了17个背篓。这些背篓，装过给冻伤孩子的药膏，装过被暴雨淋湿又烘干的课本，装过孩子们沾着泥土的衣被和咸菜，也装过滚烫的砂石。如今，当年的学生有的成了救死扶伤的医生，有的像她一样站上了三尺讲台，有的回到家乡当起了公务员。看着孩子们有出息，王友碧明白，那些曾压弯她脊梁的重量，终究托起了大山的希望。



王友碧夫妻修建的那条路如今已延展、硬化成盘山公路

### 第四个背篓，背债背责

#### 担起诚信的重担

2013年，积劳成疾的丈夫不幸去世，照顾婆婆、抚育孩子的重担，连同修学校、修公路欠下的近60万元债务，一起压在了王友碧柔弱的肩上。丈夫弥留之际，她一笔一划地记下每一笔欠款，而这些年附近贫困学生入学、周围邻居看病就医欠下的3万多元欠款收据，却被王友碧在丈夫的坟前一把烧了。

“那都是确实给不起书学费和医药费的人，我不要他们钱了，但是人要讲诚信，我欠别人钱一分一厘是一定要还。”这些年，王友碧省吃俭用，一点点偿还债务，如今只剩下向父亲和妹妹借的钱还没还清。记者采访时，父亲笑着跟她打趣：“当初借钱时说给我利息，现在怕是连本钱都指望不上咯。”玩笑话里，满是家人的理解与支持。

2016年，学校布局调整，王友碧调到彭咏梧小学任教。肩上的背篓虽然放下了，但心里的“背篓”却始终沉甸甸的。学生小兰母亲早逝，家境贫困，上课总眯着眼睛看黑板，成绩越来越差。王友碧带她进城检查，才知道孩子是近视了。当小兰戴上新眼镜，第一次清晰地看清黑板上的

字时，她猛地回头，眼里闪着光：“老师，字怎么这么清楚！”那天，王友碧还为小兰买了第一条花裙子，带她尝了人生第一碗冰粉。小兰一边吃一边掉眼泪：“老师，这是我吃过最甜的东西。”王友碧心里明白，这份甜，是来自被关爱、被牵挂的温暖。

一个深夜，电话突然响起，学生小覃带着哭腔说：“老师，爸妈不要我了……”王友碧二话不说，拿起手电就往山里赶。崎岖的山路难走，她深一脚浅一脚地跋涉，终于赶到小覃家，把哭成泪人的孩子搂在怀里：“莫怕，老师在这里，这里就是你的家。”在她的陪伴和疏导下，小覃最终和父母和解，重新找回了家庭的温暖。

三十一年风雨兼程，四个背篓见证初心。王友碧用一生的坚守，诠释了什么是教育家精神。在广袤的乡村大地上，还有无数像她一样的乡村教师，背着希望的背篓，行走在大山深处。他们是教育的摆渡人，用爱与责任，点亮了一个个山里娃的未来。而王友碧的脚步，从未停歇，她依然坚守在这片挚爱的土地上，用余生继续浇灌乡村教育的希望之花。

(记者 刘太兴)



王友碧最初上课的简陋教室